那文毅公奏議

御賜祭文

宣勤疆場考往事以勸功効績封圻沛殊恩而賜卹軫念弗忘夫偉畧飾

終用備夫彝章載
設几筵式光綸綍
爾贈尚書銜原任
直隸總督那彦成
清班樹望名閥承

牀歷事
三朝服官卌載樞
禁則贊襄密勿詞
垣則領袖羣英早
躋位乎正卿旋綏

猷於總制文衡武
節曾重寄之疊膺
回部伊江亦薄懲
之屢示雖瑕瑜互
見善可從長而心

跡自清志惟陳力
前值邊陲之待撫
亟咨宿將以起行
乃以失當而違機
俾至投閒而罷散

茲聞溘逝爰罽平生溯鋒鏑於滑臺蜂屯蟻聚移麾幢於關隴雹掣風馳運籌既著於師中

保障復資於畿右
宜釋懲而褒嬓更
教孝以作忠特眷
成勞聿陳馨薦於
戲易嘉名而諭祭

加銜畀新命之榮
憫遠戍以驛歸錫
類寬後昆之咎靈
兮不昧尚克歆承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

十二日

御賜碑文

朕惟春秋之義責
賢者期功過之攸
昭國家之禮篤藎
臣要哀榮之畢備

選爾勞不掩爾善舊績堪嘉慎厥始以録厥終殊恩特賁既酬卹典宜晉褒稱爾尚書銜原

任直隸總督那彥
成秉性剛方懷才
明幹衍勳門之世
系玉筍班聯摛翰
苑之英華金蓮炬

撤文章政事既建
白於朝堂韜畧謀
猷復披丹於區域
建牙粤海式昭專
閫之才持節秦關

尤著籌邊之策裕儲藏於倉庾資保障於河防領隊伍於龍城贊綏徠於雁塞回疆鎮靜還

京甸而總師干滑境狓猖赴梁州而嚴鈇鉞拔營弧以致果攻雉堞而摧枯士卒賈勇而同

心渠魁慴威而授
首竄叨懋賞優獎
成勞膺晉錫夫宮
銜肆疏封孚子爵
嗣仍剖符於岐雍

鎮撫安詳廼再豎
纛於畿封紀綱整
飭昨因西陲之戡
定俾離北闕以經
營胡措置之乖方

宜屏除而罷職前愆莫贖慨畫策之多疎後悔堪追究藎忱之可鑒淪殂遽告軫惜殊殷稽

庸禮以飾終視原
銜而光復載念
三朝耆舊聿褒卌
載辛勤崇德報功
用全君臣之至誼

赦過宥罪兼慰父子之私情彰厥殊勛謚之文毅於戲譜唐書宰相之表克追配於前人繫

周詩老成之思亦
有辭於永世豐碑
屹立懿行昭垂
道光十三年三月
吉日

序

國家肇興東土

聖

聖相承二百年來碩輔

名卿肩背相望惟我八

旗為尤盛而論人才於八
旗則尤多世族著章佳
氏其最著也溯自文勤
文成兩公後先濟美中
更一傳而文毅公繼起繩

祖武以振家聲何其盛
歟公為人沈摯而好謀
果決而任事生平不為
小廉曲謹以取悅一時及
臨事決疑則立論務持

其大難極之危艱震撼
而終不變初入承明値
禁近溫〻如不克濟紹
列貴密勿領圻封鎮邊
陲典軍旅所至墻震耀

贊皇功績昭著蓋嘗論之任天下之事者起而行必先坐而論論苟不足以達則行必無底於成故見之於事則為功筆之於

書則為言古而以稱不朽也然必其明足以察天下之情才足以濟天下之變勇足以捍天下之難誠足以服天下之心加以忠貞

之悃彊固之掾而又遭際
聖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行
孫後有以相濟昔曾子
固敘范貫之奏議推本
宋仁宗之虛懷納諫為

之變命令更慶舉近
或亟從遠或越月踰時
或望其後卒聽用蓋
言之若是其難也文毅
既沒其孤靜止思第輯

公所為奏議為一官一集
凡八十卷問序於余惟
經世之文莫大於奏議
彼生不逢時者痛哭流
涕僅託空言無論已即

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流史但紀其一節至裒然成書如陸宣公翰苑集權文公謂爲斡璣衡而揭日月者蓋無祇一

時一事且言之未必其行

之洪惟我

朝綱舉目張政歸閣臣

人臣祇奉本不欲以

奏議名然諸人則欲望

討平則人既隨時隨地補苴其隙漏振刷其精神不爲出位之思不爲矯情之舉昭昭乎無所隱也諤諤乎無所避也

蹇蹇乎無所撓也亹亹乎其必致之也且歷事三朝動無不合則公之文字具於斯公之功業具於斯幷公之遇合亦

具於斯非其明其才其
勇其誠而能著是哉
嗚呼盛矣余不敏後
公五年入翰林方迴翔
館閣間然欲希蹤躡步

相輔而行徒以才力濟
弱迄無所成雖爾巾縣
第公之晚節與余同
而視公所建樹則倜乎
遠矣此不特靜止昆弟

奉爲傳家治譜凡我
八旗世臣嘗鄭重而
寶貴之爰跋筆以序
道光甲午正月英和撰

原序

國家氣運所鍾賢哲繼起八旗
世家鉅族以勳業顯者指
不勝屈就近時而論莫若
吾師 阿文成公一門為冠

盛 文成公爲 文勤公冢
子而今 宮保制府那公
則又 文成公之第三孫也
初由翰林編修受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不五年擢

任內閣學士入直
南書房洊遷吏戶工三部侍郎
兼充軍機大臣嘉慶四年
上親政擢任工部尚書仍兼軍機
大臣時川陝教匪未平八月

特命以
欽差大臣至陝視師督兵剿捕尋
授軍營參贊大臣明年
召還以未擒獲高馬二賊鐫職未
幾復由翰林侍讀洊擢閣

學七年五月奉

旨赴江西訊案即署巡撫適廣

東博羅永安會匪滋事

前撫臣吉慶辦理未協

奉

旨馳往查辦

命署廣東巡撫 公廉知永安已降

匪徒據鐵籠峰之信負固

不服率兵討平之得

旨嘉獎

命署吏部侍郎八年春赴浙江
查訊鹽務控案五月還京
赴直隸樂亭訊案十二月
赴黑龍江訊案九年仍
直軍機大臣六月奉

旨勘視河南睢工七月
命署陝甘總督籌辦新兵歸伍
及一切善後事宜
旨允
褒獎十二月調授兩廣總督時海

氣熾甚洋匪會匪勾結滋
擾　公蒞任先籌撥濟設法
清剿誘擒盜首李崇玉
餘皆次第就捕伏法一時
閭風懾服投誠者甚眾十

年以不合給與李崇玉頂戴
鐫職十七年授喀喇沙爾
辦事大臣十二年西寧口外
沙卜浪番族搶掠滋擾

特調西寧辦事大臣會往剿旋准

乞降邊境以安十三年二月授南河副總督十四年奉旨赴喀喇沙爾辦事未至授葉爾羌辦事大臣七月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十二月補授

陝甘總督

上以廣東海洋肅清追

念前功

賞還一品頂戴十五年奏准

陛見業已

旨令陜撫往署賭篆　公以甘省二十

四廳州縣時已被旱成災不

敢拘泥前

旨奏請留辦賑務

特筆賜褒有不愧廣庭相國之孫

之語嗣籌辦設粥散賑定
立章程積弊除而民沾實
惠至今人稱頌之十八年九
月河南滑縣教匪李文成
牛亮臣等糾黨作亂奉

旨選帶隊甘涼綠營兵往剿　公同

命馳八晝夜抵衛輝軍營

命以

欽差大臣總統軍務時賊勢猖獗

公相機兜剿先後勦清

道口桃源集等處剿滅羽
翼復分兵截剿司寨竄逃
陣斬李文成十二月十日破
滑城生擒牛亮臣斬著
名賊首餘逆肅清摺

奏

上以成功不滿百日

奬賞優渥晉太子少保

賞戴雙眼花翎

特封三等子爵示爾庸焉十九

年春還京履
命以承祖訓著偉績
特賜文成墓祭一壇先是公在軍
中直隸總督缺出
命即以公補授盖

念賊匪既平資 公鎮撫安輯也至是
軍務告竣辦理善後爲逆
閱開州一帶至二月始抵直
省任溯公自通籍以來敬
歷中外至今二十餘年凡

署巡撫總督者二實任總督者三任邊疆辦事者四參贊者一任總河者一視師及總統軍務又各一屢經

聖明簡畀身膺重寄歷任所至皆

竭誠守正寬猛得宜惟以報

主恩紹先德爲兢兢迨秉鉞專征

則以素練之師人人用命㶷

靖兇逆蕆功克著用以仰

紓

宵旰尤為近年來所罕覯蓋公

天性忠懇久邀

眷注故疊奉

恩旨不一而足非白而愧其孫即白

克承祖訓一門勲業輝映

後先君所謂世臣社稷臣非
公而誰嗚呼可謂感矣比者
公子容安從學於余暇輒
蒐錄 公歷任奏牘請余
爲之編次余昔奉職史垣

要知於文成公年得承轄
奏疏全册繼復獲校年譜
并又快讀制府公奏議預
編校之役此年中章號僅
按歷任年月先後擇其要

者編之釐為七十八卷其尋
常循例奏
聞之事不具載題曰奏議初編示
續輯未艾云爾謹序
嘉慶甲戌九月朔前翰林

院編修右春坊右中允居郡

福建司郎中壽陽祁韻

士頓首敬題

原序

兩漢以後名臣裒輯著作炳炳麟麟與金石同不朽者唐為陸宣公翰苑集李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宋為

韓魏公諫垣存稿敬輿論
思獻納軍國利害鉅細必
陳文饒揣形勢論事情斷
契神擬筴無遺策稺圭
嘉言讜論頎體酌宜主

於理滕將以至誠此三君子皆道足以幹璿衡而揭日月才足以靖氛沴而平泰階其文集之流傳尤一生精力所注不可磨滅數百年

来繼旻者實難其人我
國家奕葉重光嘉祥之氣萃
諸世族近日海内士大夫
仰為伊陟象賢名虎是
似者首推吾師

宫保邢繹堂先生先生為

阿文成公第三孫弱冠受

知於

高宗純皇帝以將相偉器期之入

詞垣直樞府今

上親政數歷中外委任尤隆每奉
簡畀必立功底績卓然有所建白
當乙未庚申之際潢池不
靖師幾老先生奉
命視師督戰秦隴金梁閒則

有叅賛軍務各奏壬戌嶺
南會匪紛糾大吏不戢躬
率弁兵搗巢犂穴則有勦
辦鐵蘢嶂各奏甲子搃制
三秦太白終南欃槍甫熄棘

門灞上辟壘未堅則有籌
辦新兵營田各奏是年冬
鼉帥鯨師跳梁島嶼海波
騰沸粵疆蕩搖奉
命移制百越至則斷米薪接濟

嚴水師紀律團艖艇漁舟
義勇設間用奇擒李崇玉
於陸豐降鄭流塘黄云當
林亞發於惠廣匪酋震懾
遣諜輸誠則有籌辦內河

外洋各奏丁夘戡青海叛
番戊辰治南河決口庚午奉
命重莅陜甘值河隴東西歲比不
登先生宣布
皇仁立賑[illegible]規條除官吏積弊起溝

齎以數百萬計則有辦理
災賑各奏癸酉秋易水妖
驪滑臺寇聚跨連河壯
膂倚齊右先生奉
命督師摠知方之勁旅誅倡亂之

兇徒電掣星飛三千程馳
以八日豹韜龍略十萬賊平
於七旬元惡李文誠牛亮臣
輩以次誅夷肅清澶相鎮
撫畿輔則有總統師干

勦捕叛匪各奏凡茲建白

事功皆因

簡在素孚而著者也嘗讀　文成

公年譜闢土開疆像冠

紫光之閣爵錫上公之圭在花

甲方周先生當服官政之
年而功烈之偉如此則贊襄
帝治黼黻
皇猷繩祖武而光世業詎能測其
所至哉先生冢子容安蒐

錄歷任奏牘以屬中允祁
鶴皋先生為之編次而題
曰奏議初編亦以示續輯之
未艾也然覽茲編者味其
曲盡事理中於機會如讀

敬輿集也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如讀文饒集也歟、誠執信直道之無咎慶敎忠之有迹如讀稗圭集也則裒輯雖於茲

始而一代名臣精力之所注偕
金石而不朽者固可得其梗
概也夫
欽加道銜陝西漢中府知府孝廉方
正受業嚴如熤頓首謹撰

原序

昔人以立言與立功立德並稱不朽然言不本於功德言之弗傳奏議之於言又其彙著者也禹皐陳謨周召入告其權輿也吾

師 那繹堂先生敭歷中外經緯文武為 國宣力數十年於茲喆嗣靜山容安曾輯 先生奏議初編二十八卷壽陽祁君為審定矣近復鈔 先生直隸總督任

内奏議輯爲二編十二卷屬培
彙校讐方　先生平滑臺凟
命
天子嘉其迅掃醜類功冠一時
念畿輔當新創之餘鎮撫難其

人畀　先生以重任　先生之憤嫉
直省邪匪未盡剔除日夜思淨
根株以絶
聖廑而尤慮良莠難分痍傷未
復故嚴刑峻法之下特致其矜詳

雷厲風馳之中兼權乎休養三

載嘉猷抒獻此意實惓惓為至

於勤練戎紀興脩水利議賑勸

捐飭吏清刑諸奏牘宣

上仁威造福蒼生其言孰非本功

德而出也哉　先生嘗教培翬曰
讀書不可無我治事不可有我
夫讀書無我無以觀法前人而
書爲陳迹治事有我必膠於己
見何以虛集衆長味　先生言

益以見　先生之肩鉅任建大業
寵辱不驚而忠藎日著其養有
素矣培輩遊　先生門竊聞緒
論久爰序　先生書而並識二
語為吾儕告嘉慶二十五年歲

次庚辰六月績溪受業胡培翬

謹譔

那文毅公奏議同編姓氏

塡諱

欽命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年愚弟阮　元

編次

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受　業彭邦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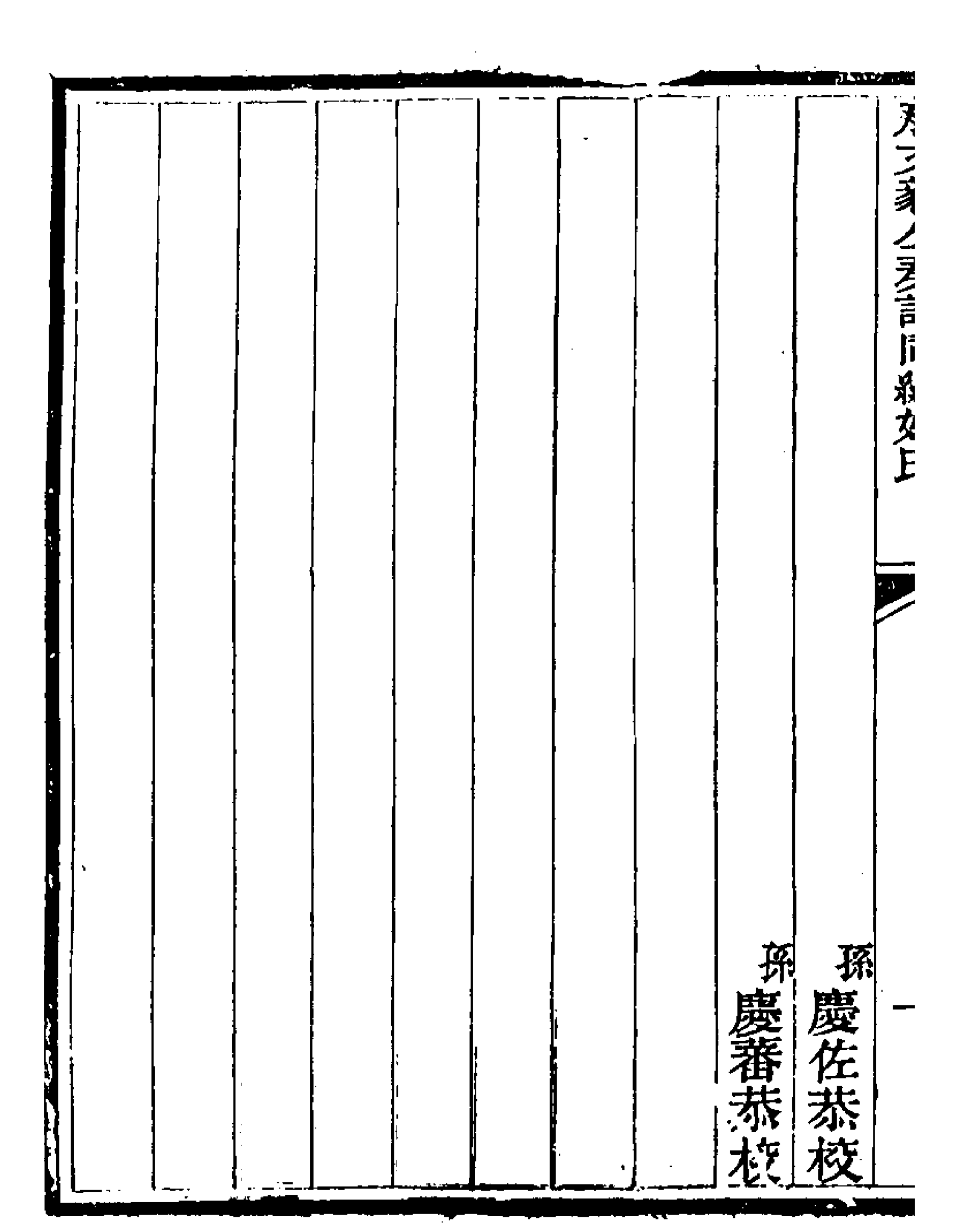
校錄

前吏部主事受　業吳侍曾

前刑部員外郞受　業恩　德

男容安恭輯

孫慶廉恭校



孫　慶佐恭校

孫　慶蕃恭校

那文毅公奏議凡例

男 容安恭輯

凡例

一 先公鐫職後閒居者二載身歿之日蒙

恩追念舊勞

予謚

加銜無微不至謹將

御賜祭文碑文刊於卷首具見

聖人眷注遠且不遺并使 先公精誠久而共信

爲臣子者縱結草銜環莫能酬報焉

一　先公任京職時周歷六部仰荷

三朝恩遇各有敷陳惟部旗諸奏皆由舊章即偶有建白

一二僅存皆無秘密之件其未奉

諭旨者仍未敢載入

一京職奏議不載惟刑曹等部事務較繁有經

先公手訂者雖與同堂彙奏仍撮舉載入其各

省登覆謹加按語於後以期事有歸宿

一是編雖名奏議而年譜具在於茲其嘉慶四年

以前無外任奏議可存謹將世系官階編為一

則亦古人文集前載年譜之例

一卷首乞阮芸臺協揆填諱用行狀例也

一授官降官錫爵以及罷秩皆加標題取其便於觀覽疊床架屋之譏所不辭焉

一附奏清單並歷任告示皆 先公用心詳盡一概不忍刪畧

一譏封扈
蹕一門所載各件有在
行在向不奉
硃批者謹加按語

一章奏內

硃批交部覈議之件有關沿革及大計者部議准駁俱加按語於後其無所可否者概不復贅以省繁冗

一事有原委若按年編次必彙閱數卷始末方見則眉目不清是編所載自始事以迄終事前後具奏各歸各門俾覽者瞭如指掌其年月仍復不紊

一章奏則以拜發月日序次

上諭則以奉

旨月日序次外省章奏拜發入都程期不一內有事方

奉

旨而章奏已先入

告者若拘月日序次其事轉涉倒置而　先公未雨綢

繆之心亦無由見故是編惟以事之始末排比

後先覽者幸勿議爲凌躐

一事非一端官非一任謹按歷官之先後一任之

事别類分門而以官階串敘自入官以至飾終

文氣仍續而不斷倣古人一官一集例也

一事有連類而及而又不能另立一門者謹於原

題下旁註附某事庶條分縷晰以便查考

一廷寄有一

旨內連及數事者均按事節錄不敢一字改易謹於年月日上加謹按二字下加廷寄內三字俾覽者知係照文恭節以免混淆其彙奏事多者亦用此例

一恭謝

天恩一門初任陝甘及三任陝甘總督以至兩任直隸總督各任奏議內俱特立一門惟督師終南奉使粵浙直隸黑龍江暨籌畫回疆善後諸卷因非實任故謝

恩之奏附載於各卷奏事各件之中未立專門

一平番奏議並甘省賑紀二事 先公在官時已刋刻行世今仍詳載蓋期 先公一生事業纖悉無遺不厭重複

一會銜奏事諸公俱 先公同時僚寀且皆前輩不便直書姓名謹於銜下各加公字

一恭錄

聖製詩暨 先公恭和

聖製詩似與奏議無涉第

諭內已皆言及而

明良喜起正
主臣一德之徵故謹載入
一恭奉
硃批
上諭俱恭載於原奏之後惟
廷寄及章奏有數事兼及者謹爲節錄隨事分載期於
事跡貫串文分而事仍備非敢割裂其有
硃批而未經奉
旨者則僅載
硃批

一卷中一奏有一奏之

旨其未載

諭旨者大半於其次奏之內已敘入前奏所奉

諭旨前奏後悉不複載以省繁冗

一　先大父棄養時　先公年甫三歲是以僅書

卒年月日　先大母疾篤　先公適因公逮問

羈身請室蒙

仁宗睿皇帝俯念　先大母苦節數十年

予假十日俾侍湯藥維時雖無奏謝之件而

異數殊恩曠古未有故謹載

諭旨以紀

教育生成之德使子孫世世不忘

恩澤焉

一 先公雖當軍務倥傯章奏悉出手裁上馬殺賊下馬草檄要以覈實爲歸不蹈虛誑之習謹分別具載不敢或遺凡舉劾以及籌餉謝

恩各件皆隨事附載

一 奏內

硃筆圈點直义俱謹照原件刊刻

一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及葉爾羌辦事大臣俱未

抵任本無奏議可列其

擢授年月謹載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議前官階中

一署理陝西巡撫一任奏章無多茲未錄載惟讞

定陝西渭南縣民柳全璧一案亦應歸分讞諸

獄門內但因審此案始之陝西由陝之甘用是

附載於三任陝甘總督奏議恭謝

天恩門內

一凡事未議結而移交後任者俱謹綴數語於原

奏後庶免遺漏之譏

一前人行狀墓銘於罷斥逮問統以緣事二字括

之茲則據事直書具見

雨露雷霆無非

至教且　先公逮問者二降官者二鐫職者二無非事

出因公正可表明心跡故無庸諱飾爲也

一　安等弟兄子姪仰賴　先公蔭庇得効尺寸於

朝廷故　安發歷官年月亦皆附載其有謝

恩摺奏更應列入上紀

君恩下誌　先德爲子孫所取信也

一凡

諭旨內奬勵之件申飭之句均各隨事載入不敢删減

一字體自應遵照正韻但官文書內從俗者多編中俱照原奏書寫此亦篆變爲隸之意也

那文毅公奏議總目

右初任陝甘總督奏議

卷十

卷六十八

罷斥

飭終

右繳詞同頭後改官奏議

那文毅公奏議卷一

世系官階

公諱那彥成姓章佳氏字韶九號繹堂一號東甫

晚號更生滿洲正白旗人

始祖諱穆都巴顏世居伯都訥長白山之婁雅郎阿

地方繼遷鄂漠和索洛

國初來歸隸正藍旗以

文成公平定金川功陞爲正白旗人

二世祖諱巴篤祜巴顏

誥贈光祿大夫
祖妣貴太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
三世祖諱雅爾泰
誥贈光祿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一等公
祖妣瓜爾佳太夫人　陳太夫人俱
誥贈一品夫人
晉贈一品公夫人
高祖諱阿思哈三等侍衛

誥贈光祿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一等公

高祖妣蔦太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

晉贈一品公夫人

曾祖諱阿克敦康熙戊子科舉人己丑科進士翰林

院庶吉士授職編修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協辦大

學士刑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鑲白旗漢軍都

統

賜諡文勤

晉贈光祿大夫一等公

曾祖妣宜爾根覺羅太夫人　那拉太夫人　韓太

夫人俱

誥封一品夫人

誥贈一品公夫人

祖諱阿桂乾隆戊午科舉人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　武英

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管理吏部戶部三庫事務

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御前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

特封一等誠謀英勇公

賜謚文成

祖妣瓜爾佳太夫人

誥封一品公夫人

考諱阿思達

誥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內大臣

吏部刑部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正藍旗滿

洲都統直隸陝甘兩廣總督三等子爵

妣那拉太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戌時　公生於東

四牌樓燈草衚衕舊第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戌時丁　太常公憂是年

文成公自伊犂回京補授兵部尚書旋

授雲貴總督兼副將軍進勦緬匪

乾隆四十年

文成公平定金川

晉封一等誠謀英勇公

賞戴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四開禊袍金黃帶繪像

紫光閣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考取生員
是年
文成公奉
命前往河南督辦河工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補廩膳生十一月十
二日
前母宗室太夫人來歸原任輔國公宗室弘公晁
女
是年

文成公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九日申時

前母宗室太夫人歿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母宗室太夫人來歸原任西安將軍宗室恒公瑞

女嘉慶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辰時歿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科中式第二十八名舉人座

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

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德公諱

保禮部右侍郎兼管樂部事務文淵閣直閣事鄒

公諱奕孝工部右侍郎兼管吏部右侍郎文淵閣

直閣事曾公諱幹楨房師禮科掌印給事中丁公

諱雲錦

是年臺灣平

文成公繪像

紫光閣十月初十日長子容安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中式五十三名進士座師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教習庶吉

士王公諱杰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總理咸安宮

事務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鐵公諱保工部右侍郎

曾公諱 幹楨房師吏部文選司主事兼考功司事

闕公諱 遐年五月初十日引

見以翰林院庶吉士用

是年

文成公充尚書房總師傅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六日散館

授職編修

一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次子容照生 庶母

崔太夫人出初六日

擢授翰林院侍講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入直

南書房故事內廷翰林由

簡派不加考試時蒙

高宗純皇帝特知

召試詩賦

欽定試卷

命入供奉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擢授國子監祭酒

是年廓爾喀平

文成公繪像

紫光閣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擢授詹事府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三子容恩生　庶

母崔太夫人出

是年

高宗純皇帝紀元周甲行

授

受禮

文成公奉

命捧寶

嘉慶二年八月初一日

命兼崇文門副監督

嘉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午時

文成公卒

高宗純皇帝遺

仁宗睿皇帝賜奠

賜陀羅經被

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賜謚文成

嘉慶三年二月初七日

命兼正黃旗蒙古副都統

嘉慶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內閣學士那彥成係翰林出身人尚明白係原任大

學士阿桂之孫著在軍機處行走

嘉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命署工部右侍郎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
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
仁宗睿皇帝親政
命充總理喪儀大臣
嘉慶四年正月初六日
命兼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轉戸部右侍郎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
命充翰林院掌院學士
嘉慶四年正月初九日
命兼理武英殿御書處事務

嘉慶四年正月十三日轉工部左侍郎
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擢授工部尚書
命署兵部尚書
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命兼崇文門正監督
嘉慶四年二月初九日
命充
實錄館正總裁
嘉慶四年三月初二日

賞戴花翎

嘉慶四年三月初六日

命充教習庶吉士

嘉慶四年三月十九日

命充國史館副總裁

嘉慶四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工部尚書那彥成之母那拉氏乃原任筆帖式阿思達之妻阿思達故時那彥成年甫三歲撫孤守志三十餘載貞節可嘉因係大學士公阿桂子媳舉家受恩深重不敢援例請旌但世閥中有此貞媛自應綽楔旌門

以彰節操那彥成之母那拉氏著加恩旌表該部查議具奏尋

賜御書勵節教忠匾額

嘉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命兼總理工程處

嘉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命在紫禁城內騎馬

嘉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命兼戶部三庫

嘉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命總管內務府大臣及茶膳房造辦處事務

容安謹按　先公通籍後自庚戌至丙辰七年

之中受

高宗純皇帝特知由編修

簡入內廷歷至內閣學士軍機大臣例得奏事迨

高宗純皇帝升遐

仁宗睿皇帝親政仍襄樞密丁巳正月四月間授侍郎尚

書以迄兼理各職事凡數十次維時

殊遇無以復加　先公感

恩圖報忠言讜論入告無遺惟

彤廷獨對敷陳利弊或陳
宸聽而避人焚草不言溫室雖荷
聖人俯納者多第事關機務均未敢刊載若夫京職部旗
諸政悉遵舊例行亦未載入是以茲編奏議載
皇嘉慶四年八月奉
命督師陜西始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目錄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卷一目錄

卷一

奏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卷一

男 容安恭輯

奉

飭查訊永公保明公亮事

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授欽差大臣闗防總統陝西軍務奉

上諭那彦成著馳驛前赴陝西督辦軍務並賞給欽差大

臣闗防賫帶前往所有隨帶之內閣侍讀學士方維甸

內閣侍讀文孚工部主事楊懋恬內閣中書松寧亦著

一併馳驛

容安謹按川陝楚教匪自嘉慶元年滋事至嘉
慶四年事尚未竣當
仁宗睿皇帝臨政之初
宵旰憂勤急望蕆功以　先公誠盡欲知軍務實情故有
是
命
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慶成永保與明亮同在陝省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
理宜同心協辦以國事為重上緊殺賊俾陝境早就肅
清方為不負任使乃半載有餘尚未蕆事節據奏報勦

賊情形總未見伊三人會同夾擊明亮之摺則稱現在直前追勦若遇慶成永保帶兵前來即可合圍奮擊而慶成永保之摺又稱想明亮追躡前來即可併力合勦彼此各用揣度之詞互相推諉每隔旬餘即如此奏報一次塞責近日甚至彼此不通信息伊等意見不和忌功樹黨朕早經洞鑒節次降旨嚴飭並令松筠密行查奏昨據松筠奏賊匪於八月初一日竄至商州楊家斜地方明亮於是日追抵商州慶成永保即折回西北抄擊及明亮追賊至藍田慶成永保又趕往北面伊二人已明知明亮趕至商州正應會商合勦乃轉行折回是

直欲避明亮不與相見張逆得延殘喘皆由二人不迎頭攔截之故又松筠摺內稱慶成永保於十六日至鎮安之舊縣關紮營直至二十二日始至該縣東五里之舊司駐紮此數日內慶成永保究竟日行幾里其罪已無可辭本日先據慶成永保奏稱張漢潮賊匪有分出落後一股恐其乘隙北竄永保即於大山岔一帶要路地方暫停等語此仍不過託詞躲避明亮豫爲諉卸地步而慶成由鎮安五郎抄向西北又稱山險不能繞出賊前令綸布春等帶領馬隊前行慶成惟在後督催並稱連日陰雨山水陡漲趕至洵陽壩地方催趲賊數十

名而夥匪又折回東南鎮安復因兵丁衣履沾濕在彼收拾是慶成亦惟託故遷延並不跟蹤追勦伊二人摺內竟未提及明亮一字尤出情理之外旋據明亮奏到痛勦張漢潮賊衆逼向西南逃竄訊據獲賊供稱前兩日行三百餘里並無官兵趕追之語又稱自鄖陽鄖西緊躡賊蹤趕向商州今又追至鎮安境內慶成永保等帶兵六千餘名總未見面是慶成永保本日奏到之摺竟係畏懼明亮參劾有心揑飾似此懷挾私見坐悞事機全不顧勦賊重務慶成永保可謂喪盡天良若不嚴行懲治何以肅軍紀而勵戎行且張漢潮以一老病無

能之賊又身受鎗傷陝省現在並無他股賊匪若不趁此時廓清陝境一任伊等躭延貽悞何時方能勦淨著派工部尚書那彥成馳驛赴陝並賞給欽差大臣關防賫帶前往督同明亮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以期迅速集事即著那彥成賫朕諭旨先至慶成永保軍營將伊二人傳旨革職拏問一面向其嚴訊將伊二人玩悞實情先行具奏再交與松筠定擬奏聞那彥成即帶領慶成永保原帶之兵與明亮會商勦辦務將張漢潮一股首夥悉數殲除不留餘孽

謹按嘉慶四年九月初六日奏內

奏臣那彥成昨於途次欽奉

諭旨現將永保慶成革職拏問著那彥成松筠嚴切訊問定擬具奏欽此昨接代理西安府事知州喻文鏘稟報永保現已移師鄠縣一帶慶成追賊至城固縣臣查松筠近日由驛摺報係在洋縣拜發該處距鄠縣城固較近已飛咨松筠就近先行訊問臣至漢中時再行會同定擬所有永保慶成現帶各兵並咨會松筠酌派該處帶兵大員暫行接管堵禦但永保慶成追賊地方所至無定如係分駐兩處臣亦不敢拘泥前咨專令松筠審訊應採問二人所

駐之處何人距北面較近先赴該處訊辦若途次
遇見賊匪自當以剿賊為重臣 即訊問大概情形
仍解交松筠審訊謹
奏
謹按嘉慶四年九月十八日廷寄內奉
上諭據那彥成奏永保慶成駐劄地方無定伊與松筠不
拘何人相距較近即赴該處審辦等語此案原交那彥
成松筠二人審辦那彥成自當以剿賊為重不必拘泥
繞道審訊若途次可以遇見永保慶成即先行訊明大
概情形具奏再交松筠詳細嚴審定擬可也

嘉慶四年九月初七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松筠奏查明亮慶成永保遲悞情形請一併革職解交刑部審訊一摺其所稱永保慶成之罪俱屬公允永保前在鍾祥縱冦失利貽悞非輕朕不加追咎特派令前往陝省署理撫篆協同剿賊伊陛辭時復經朕將

皇考大漸時諄諄

遺訓令軍機大臣面爲傳知使告伊兄勒保如永保稍有人心應如何竭力圖報乃到軍營後一味遷延觀望並不實力剿辦自華林敗衂後輒借餉銀改用木匣一節前赴寶雞逗遛多日並因與明亮素有私嫌心存妬忌

總以遶道抄截爲詞其實避賊不進現在松鈞查出移營日期每日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計歇住七日之多實爲可惡是永保竟係昧良負恩有心玩愒其罪甚重至慶成在京本未派令帶兵伊若不自行懇請亦無足責乃屢次自請前赴軍營帶兵剿賊而到彼後又復觀望不前惟依附永保不肯暫離互相推諉伊係統兵大員當賊匪奔竄時豈不應自當一路乃惟知隨行逐隊同行同止以致稽延多日並未能痛殲賊匪其玩愒之罪亦無可逭前已降旨將永保慶成革職拏問並將永保之子英甯英華俱已革退官職作

為旗下閒散著那彥成松筠將伊二人種種逗遛貽悞

硃

之處再行嚴切訊問定擬按律具奏現在台布甫經到陝而

那彥成松筠俱係辦事公正之人自能核實持平秉公

審斷不致稍有瞻顧也至松筠奏稱貽悞軍務之罪永

保為頭明亮次之慶成又次之一節所奏尚未允協明

亮勦辦張漢潮一股經年累月總不能擒拏賊首掃除

餘匪惟以前無迎擊之人為詞實為怯懦無能但明亮

屢次打仗尚有斬獲近日復將張漢潮大股賊衆橈截

兜勦由鎮安一帶逼向西南明亮即由鄖陽趕回商州

復追至鎮安境內往來追殺尚知出力是伊三人之罪

永保爲重慶成次之明亮又次之方爲得其平也那彥成松筠惟當留心察看如明亮能知愧懼奮力自効將來尚可將功折罪倘不知悛改仍前延玩或亦如永保等有逗遛不進之事即當一併據實叅奏另候核辦

嘉慶四年九月初九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張漢潮大股賊匪經明亮分路逼剿即折回蔡家坪搶渡過河淹斃數十人餘匪向茅坪一帶逃竄是賊勢已極窮蹙而其所以望風奔竄捨命淌渡至於淹斃不顧者究因明亮緊躡賊蹤不予以暇所致明亮於賊匪竄渡後即漏夜星馳趕抵江河而張漢潮已過該處由

焦溪河向西奔竄若永保慶成能在彼堵住則張漢潮何從逃遁自即可以就獲乃慶成永保在西面總未交擊一次現據明亮奏稱必係永保慶成駐劄地方未得扼要而言外之意自以伊二人竟在無賊處所躲避閒住且據稱知慶成已至四畝地跟蹤追勦永保於八月初九日駐劄大山岔至今未動是慶成雖亦觀望遲延不與明亮同心協力但尚帶兵追勦不至按兵不動至永保自八月初九日駐劄大山岔後距此次明亮九月初一日發摺之期已閱二十一日乃並未動移一步是此二十一日內永保竟安坐營中置賊匪於不問豈非

有心貽悞故縱張逆法不能寬且昨據松筠查奏永保七月間每次移營日期每日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計歇住至七日之多已屬玩悞之極而自駐劄大山岔後又株守二十餘日有心逗遛實出情理之外是松筠所奏貽悞軍務之罪永保爲重慶成次之一節自屬公論又據明亮奏前次奏定章程原擬與慶成從中合擊因永保將慶成邀同一路㨿辦小股到處跳延並將派定跟追大股賊匪之富成馬兆瑞所帶官兵任意掣赴別處尤爲可惡可恨試思張漢潮小股賊匪爲數無多有何緊要豈有將張漢潮大股賊匪捨

之不辦而轉藉詞飭辦小股將富成等官兵挐赴別處之理所稱別處者係何地方又係何股賊匪顯係永保妬忌明亮成功多方掣肘而張漢潮得以乘間竄逸竟由永保有心縱賊放令逃脫著交那彥成會同松筠將以上指出各情節向永保嚴切訊問如此次張漢潮逃竄之路卽係明亮原派富成馬兆瑞堵截之路因永保將富成等挐赴別處以致該處無人堵禦令得脫逃則是永保不但逗遛妬功竟係護庇張漢潮竄匪縱寇莫此爲甚若果如此其罪尙可赦乎那彥成松筠務須嚴切訊詰不但專訊永保並向永保一路帶兵員弁及富

成馬兆瑞逐加確查嚴訊一得的實罪狀並取具永保親筆供詞即按照軍律定擬具奏至慶成自到陝後惟知隨附永保互相觀望以致稽延多日坐失機宜其罪亦無可逭惟慶成前次勦賊曾經得受重傷且此次亦曾在四畝地追勦賊匪以視永保之安坐多時置賊不問者稍覺有間亦著那彥成松筠將慶成種種玩愒之處切實嚴訊並查明四畝地追賊之事是否確實一併定擬具奏即明亮進勦張漢潮以來亦有似永保之逗遛不進處否那彥成松筠亦當據實核奏不可稍有瞻徇至明亮奏稱居心行事總以阿桂為則所奏不確朕

令明亮效法阿桂而明亮卽以效法爲詞試問明亮若能效法阿桂之請何至到處勒索若能效法阿桂之功何至乘轎避賊此等詭辯何所用之明亮既稱向日隨同阿桂出兵儼然以宿將自居今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亮若以伊係晚輩存心輕視則非和衷共事之道但又不可因那彥成係朕特經派往又係軍機大臣爲阿桂之孫明亮卽將軍情重務全諉之於那彥成一人自圖卸責則明亮不又爲現在之永保乎那彥成甫經到陝所帶一係新兵於該處賊情及道路要害未能深悉明亮在彼勦賊已久自爲熟手務須知感知奮幫助那

彥成會同勒辦或伊二人分作兩路帶兵兜截自更得力如能將張漢潮即行拏獲則那彥成之功即係明亮之功明亮不但可將功折罪並可仍邀恩賞若再不知奮勉則永保即前車之鑒再明亮摺內稱賊匪斷不敢至平衍大路必仍由舊竄山路乘虛入棧現在恒瑞已由寧羌帶兵向西追勦又有賽英阿吉蘭泰在西面防堵是西路已堵禦嚴密賊匪未必能竄入棧道明亮若能在陜境擒獲張逆固屬甚善倘張漢潮已竄入棧道明亮係屬參贊應即帶兵馳赴川境躡蹤追勦不得以驅出陜境即可塞責至那彥成與松筠訊問永保各情

節不過數日可以定案那彥成既經派往督辦軍務現
又令盛京吉林兵陸續赴伊一路交其統領即可前赴
川省督同勦辦務於冬三月內一律勦竣方爲不負委
任

嘉慶四年九月十一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松筠覆奏明亮永保慶成等勦辦遲延情形及密訪
領兵各員優劣二摺已於摺內批示其指出永保等罪
狀輕重所論甚爲公當永保帶兵截勦張漢潮一股賊
匪總未與明亮夾擊一次昨據明亮奏稱永保自八月
初九日駐劄大山岔後距伊九月初一日發摺之期已

閱二十一日並未移動一步今松筠之摺係九月初四

日拜發亦稱永保迄今並未移營是永保在彼擁兵安

坐已有二十五日而七月間每次移營日期前據松筠

奏每日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歇住

七日其玩愒遷延已出情理之外且恒瑞已與明亮會

晤商定分路截擊而慶成亦於初二日趕至明亮軍營

乃永保惟知大山紮營一味株守是其意總不欲與

硃 有心貽悞

明亮見面祇在無賊處所躲避閒住實為可惡可恨此

已有旨令那彥成會同松筠將伊種種逗遛玩愒之處

嚴切究訊至慶成現據松筠奏稱已趕至明亮軍營會

議遣發但慶成素性巧黠自因伊與永保近日聯銜奏報之摺未見批回心存疑懼因而拋却永保雖就明亮雖現在隨同明亮打仗追賊其從前依附永保觀望逗遛之罪仍不可恕那彥成松筠仍當據實查明按律究擬如因慶成現已前赴明亮軍營隨同剿賊而即將伊從前延緩之罪一概置之不問豈不墮其乖巧術中耶至松筠所奏明亮素稱知兵此次剿辦張逆所言似合機宜其實因有成效明亮剿辦張漢潮一股雖頗殲賊（硃：然亦有敗衄之時朕非不知也）匪經年累月總未能擒渠蔵事成效安在恒瑞前在湖北頗知奮勉又將藍白二號賊匪屢次兜剿肅清甘境

誠爲耆有勞積近日督率兵勇進勦稍不如前自亦因年歲較大筋力漸衰之故松鋐所奏俱是其稱額勒登保不獨勇而且廉德楞泰打仗亦稱奮勇廉則未敢深保俱係評論得當不虛延訪至永保前在華林敗衂聞係馬兆瑞帶兵救出否則必至大有挫失永保既因冒昧打仗至有虧折自應據實直陳乃前次奏摺含混其詞將馬兆瑞及遊擊哈三泰參將富靈保協領西林布千總姜興清外委孫榮等一併籠統列名保奏豈非掩敗爲功並著那彥成松鋐先向馬兆瑞詢問前次永保華林之敗是否實係伊帶兵救出並查明永保所保之

遊擊哈三泰等是否亦在陣前一同出力援救如該遊擊等果係一同出力殺退賊匪則永保雖輕進致敗而該遊擊等究能救援主將不爲無功自應照前旨加恩倘該遊擊等並未認眞殺賊祇係隨同永保敗陣脫身而永保將伊等冒功請賞那彥成松筠即當據實奏明一併革退其濫行保奏亦即係永保罪狀之一端也至松筠所奏現蒙特派尚書那彥成來陝督辦已經札商酌定適中之地駐劄並令各路彙報軍情一節此則非朕本意朕所以特派那彥成前往陝省者原令會同松筠審辦永保慶成並督同明亮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

那彥成到彼或與明亮併力進勦或分路截擊皆應相機辦理若張漢潮果竄入棧道則那彥成並當與明亮一同入川追勦並應受額勒登保節制是那彥成總當以督兵勦賊為重安有在適中地方駐劄不動彙奏各路情形之理如松筠所奏則陝省境內豈不又添一彙報軍情之經略勒保乎諒那彥成亦斷不肯出此也

嘉慶四年九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節經諭令那彥成松筠將永保慶成嚴訊定擬今據松筠奏張漢潮由五郎竄入洋縣一帶永保由大山岔移赴鄠縣之斜峪關防其北竄試思賊匪既竄至洋縣

逼近棧道其勢非西趨甘省即南竄略陽斷無繞至北

面之理此等情形通省皆知乃永保明知賊匪不向北

竄轉至無賊處所躲避有心貽悞其罪狀已著斷難寬

貸慶成前此剿賊曾經得受重傷此次尚能帶傷馳赴

四畝地追剿賊匪以視永保之一味逗遛置賊於不問

者尚屬有間著那彥成松筠遵照前旨嚴切訊詰即按

律定擬速行具奏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本日朕檢閱永保從前在湖北軍營緣事罪欵伊於

鍾祥滚河地方縱賊北竄河南漸次入陝入川而王三

槐徐添德冉文儔等股賊匪蹤後紛紛起事蔓延至今皆係永保所留遺孽其罪狀已不可勝數適永保報到詳閱伊所奏情節無非推諉卸罪巧言狡辯不過借防堵北面以爲避賊之計而所稱接到明亮來札以永保所帶兵單不必入山追剿囑其赴大山岔督令官兵剿辦分股賊匪一節尤堪駭異本月初九日明亮參奏永保於八月初九日駐紮大山岔至今未動自以永保頓兵不進株守該處一月置賊於不問爲永保之罪及永保甫從大山岔移赴斜峪關何以明亮又札令仍回大山岔駐紮殊出情理之外明亮此札若在參奏永保之

前則係有心傾陷永保若在參奏之後則明係因永保已經移營又知那彥成將到陜境恐其查出永保已離大山岔顯伊前此參奏之不確故復札知永保仍回住原處以實其言是必欲置永保於死地矣況明亮九月十五日奏到祇稱札知慶成並會同恒瑞分路勦辦未經提及永保一字何以有私令永保回駐大山岔之札明亮此札如果屬實則明亮之罪亦難輕恕竟當革職拏問一併究擬但二人嫌怨已深彼此傾害何所不爲或永保因那彥成到陜必須查辦伊欵跡故揑造此札以爲卸罪地步並自知罪重欲拚命抵賴與明亮同死

亦未可定總之此札若係明亮欲傾陷永保以實已言則永保前此株守一月之罪自在而明亮之居心險詐

硃　亦當將明亮按律定罪

更不可問若竟出於永保揑造之為則永保尤罪不容誅矣著將永保原摺發交那彥成松筠詳細閱看先將指出情節密加訪察軍營耳目甚重斷難隱飾再將伊

硃　向永保追出

二人隔別詢問並將明亮原札查對月日係在參奏之前抑在參奏之後此札係明亮親自書寫抑係令人代寫若係永保揑造亦須究明係永保自行書寫抑係倩人代寫必須伊二人當面供認明白孰虛孰實方可定罪此一節關係二人罪名死生那彥成松筠不可不詳

細研鞫情真罪當以服伊二人之心至永保另摺稱曾
奉諭旨與明亮不和自問並無其事或聖諭籠統告誡
等語更不成話朕於軍營奏報無不詳細指示即永保
與明亮不和一節即特降諭旨指明訓示永保輒敢以
籠統二字在朕前狡辯殊爲膽大並著那彥成松筠將
永保嚴行詰訊其所稱前此華陽打仗並非敗退馮兆
瑞僅係從旁抄進明亮並非在廢邱關駐紮不爲救援
亦未與明亮爭鬧各情節著那彥成松筠按照原摺逐
硃 馮兆瑞等
一訊問並遵照節降諭旨即行嚴審定擬具奏再前此
明亮亦經自奏隔賊匪二百餘里今永保摺內又稱明

亮離賊三百里外亦應確查地名里數一併具奏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據明亮奏張漢潮大股賊衆經官兵在石峽子雪水河等處痛加殲戮幾賊千餘所剩無幾惟向無兵有食處所逃竄看來張逆一股已計窮力盡現在明亮等分兵三路圍住大山岔併令恆瑞廣厚等分投堵截似此合力圍勦諒不過數日內即可辦竣那彥成到陝後如張逆一股已經明亮勦淨那彥成自不必再赴明亮一路協勦即當會同松筠將永保慶成遲延貽悞各欵遵照節降諭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計將案辦竣

盛京吉林官兵亦可到齊那彥成卽當帶領生力新兵前赴陝省東南將倭什布德楞泰等逼勦同陝之辛聰張添倫及在平利奔竄之高家營各股賊匪率同慶溥温承惠與德楞泰等併力合擊以期廓淸陝楚邊境那彥成俟辛聰等股辦完具摺奏到後再聽進止彼時盛京吉林官兵如額勒登保需用卽可就近調往川省亦更得力也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昨據倭什布查明胡齊崙動用軍需案內將底賬進呈此內各路軍營任意提用及督撫等支取餽送者欵

項纍纍實堪駭異夫軍需之設爲養兵以平賊平賊以安民今自剿辦賊匪以來部發餉銀多至七千餘萬而各省協濟銀兩尚不在此數如果實用實銷盡爲咨給兵丁之費則兵精餉足士氣奮揚早應撲滅賊匪何至隨征兵丁衣服藍縷甚至以牛皮裹足幾同乞丐經年累月迄無成功所謂平賊安民者安在是國家節年所發億萬帑金竟徒爲伊等骫法營私任情揮霍之用而於兵丁全不加體卹又何怪師老力疲士不用命耶現於底賬中查出永保名下提用及得受餽送銀共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較之各路爲數尤多又慶成節次收過

銀三千九百餘兩又有軍裝銀一萬九千一百餘兩數
亦不少皆不可不切實根究現已將永保廢成家產查
抄著將賚出淸單發交那彥成核對按照各款會同嚴
訊永保自帶兵以來種種遷延玩愒株守不動其罪已
重而於軍需項下又濫行支用較他將更多其所支銀
錁銀牌等項是否局員實以銀錁銀牌給與抑係永保
以賞兵需用爲名支提銀兩到營自行打造此項銀錁
銀牌是否賞給兵丁抑係借端肥橐現在永保處尚存
銀牌銀錁若干廢成除得受餽送外其銀牌銀錁亦係
作何使用有無侵扣存貯又軍裝一項用至一萬九千

一百餘兩是否實爲兵丁添補衣履弓箭等項亦係借
端濫支入已侵用以上各情節俱著嚴切究訊取具確
供一併歸案辦理計贓定罪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明亮等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經年累載迄未拏獲
屢次奏報惟稱合圍夾擊全係虛詞前日據奏張漢潮
大股賊衆經官兵殲滅千餘所剩無幾已分三路圍住
山內斷不能再稽顯戮方以此股賊匪自可即就殲除
刻深懸盼乃本日據明亮等奏到則稱張漢潮又從深
林密箐中溜下山坡偷渡前竄實出情理之外而摺中

支吾掩飾累幅盈篇朕覽之生厭逐加批飭亦不勝其
指摘實不知伊等是何心術肺腸已降旨將明亮革去
參贊大臣都統仍賞副都統銜再行核辦明亮等屢次
奏報軍情本多謊飾其上次所奏三面合圍之語想亦
未必確實今將伊等前摺抄寄那彥成松筠閱看著即
將明亮等摺內所奏情節切實詳查如果明亮等前次
奏報盡屬虛言則罪無可逃竟將明亮恒瑞興肇三人
硃筆圈
奏明革職治以欺罔之罪倘張漢潮大股賊衆實經明
亮等逼勦窮蹙業已分路兜圍則此次又何以縱令他
竄明亮恒瑞興肇圍勦賊匪自必不同在一處何路係

何人堵截明亮等自必各有一人專守其地亦必有將領員弁等各行分布堵剿此次張漢潮竄出之路係明亮等何人在彼堵禦不力縱令脫逃且賊匪竄出時先過偏橋將橋拆毀始行逃遁其事必非頃刻所能立辦何以一經逃竄明亮等即離賊有二百餘里之遠即此可見伊三人並未跟蹤追躡若云霖雨難以窮追豈有賊匪能逃而官兵獨不能追躡之理此即伊等罪案著那彥成松筠查明張漢潮確係由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內何人堵剿之一路突圍而出即將此一路縱賊之人及在彼帶兵之將弁等一面奏聞一面革職拏問但明

亮等三人內恒瑞係那彥成妻父如此次張逆竄走之路係在恒瑞圍截之路那彥成不可因係翁婿稍存偏護卸罪他人想那彥成亦斷不肯出此然亦不可因恒瑞係伊親戚意存避嫌獨於恒瑞有所苛刻惟當與松筠秉公嚴查據實辦理若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在彼俱各互相觀望不肯出力以致張逆得以乘間潛逃即將伊三人一併奏明革職拏問那彥成審案即日自可辦竣台布亦已有旨令其不必前往西寧所有張逆一股即著那彥成與台布會同接辦上緊追勦以期壁壘一新朕此次查辦明亮等三人之罪並非有意將從前帶

兵大員盡行革退更換新手特因伊等負恩昧良以欺
罔為長技遷延歲月坐侵軍餉如不嚴加懲辦則賊匪
何時始能蕩平且若再事姑容仍令伊等在彼帶兵不
獨伊等無所儆畏並恐新派之人日久染其惡習且那
彥成等本毫無過失今委派軍務如明亮之舊猾性成
豈肯聽其調度必致遇事掣肘並或為其所累是以不
得不加以懲辦而那彥成松筠台布皆為
硃
皇考擢用之軍機大臣亦並非朕驟加簡任之人以新閒
補刊故交
舊也再昨據倭什布奏到胡齊崙動用軍需底賬如明
亮恆瑞皆曾得受餽送銀兩現在祇將永保慶成鄂輝

家產查抄而未經辦及明亮恒瑞者原爲伊二人圖飭張漢潮已將得手望其卽日奏捷是以稍從寬貸若此或可將功折罪硃旨到日明亮恒瑞已能將張逆追剿擒獲掃盡餘逆則伊二人之罪尚可寬其一綫倘竟任張逆他竄仍前延玩則孽由自作更無可宥那彥成松筠卽當遵旨將伊等一面拏問一面奏聞聽候核辦所有此次硃批明亮摺一併發寄閱看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布彥達賚盛住等查抄慶成丞保家產業經分別辦理因思丞保前在湖北軍營獲罪解京後尚有得受

餽遺之事此次到陜未必無染指需索情弊著那彥成松筠向伊嚴切究訊有無藉端侵用及得受餽送之事務令據實供吐毋任飾詞狡賴

嘉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魁倫奏行抵沔縣時訪聞上年賊匪至彼明亮帶兵進剿賊匪由青草驛一路奔竄明亮未經追趕在彼駐劄五日所帶兵丁甚不安靜明亮於剿辦張漢潮一股賊匪經年累月尚未辦竣前據伊奏稱已將賊匪三面圍住斷難再稽顯戮乃續據奏報賊匪又乘霖雨逃遁其縱賊之罪已無可諉業經諭令那彥成據實查辦

今據魁倫訪出各情節則明亮逗遛觀望又不能約束
兵丁更難逃罪前那彥成在京時飭奏及明亮尚可任
用那彥成之意不過以明亮久經行陣於軍務情形自
爲熟悉若似此積慣舊猾轉不如未經歷練之人尚無
結習且恐新派將領相率效尤於事何益況現據魁倫
奏明亮輕視勒保不服調度明亮係曾與阿桂溫福同
事之人其意自以勒保係屬晚輩故不肯受其節制而
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亮更必心存輕忽焉肯爲那彥
成所用適足掣肘那彥成竟當遵照節降諭旨嚴查明
亮罪跡據實叅奏又魁倫訊據勒保供稱恒瑞秉監號

之賊徑回陝西協勦張漢潮恒瑞係專勦藍號賊匪之人何以棄垂成之近功追未定之遠賊軍務機宜移步換形朕從不為遙制即有隨時指示之處亦當斟酌緩急隨機應變乃恒瑞猶以遵旨回陝為詞尤非情理那彥成惟當秉公嚴查如有避賊情節即一併據實叅奏朕因軍務未竣日夜焦勞且數年來軍需糜費帑項實屬不貲現在又撥餉銀一百萬兩解陝應用那彥成係軍機大臣又管理三庫事務於朕之盼望捷報及國用度支豈尚不能深悉此時三秋又過已屆孟冬那彥成惟當激勵將弁一洗從前疲玩積習先將張漢潮一股

殲除淨盡廓清陝境迅奏捷音方爲不負委任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審訊永保供詞事前奉

諭旨將永保慶成革職拏問交臣那彥成與松筠嚴訊臣

那彥成行抵西安查得永保自斜峪關東來由大

峪口前往大山岔距省不遠不及會同松筠自應

與臣台布會同訊問隨飭派同州府知府陳文駿

等將永保拏解西安臣等公同嚴鞫將節次

諭旨內指出各條逐一訊問據供大山岔駐劄原係兼顧

北面明亮寄來書札亦令在彼布置後因賊匪西

奔曾札商明亮即欲趕往明亮覆稱仍令駐劄該處迨賊匪奔竄過於向西我不敢拘泥於九月初一日起程趕赴斜峪關至二十一日接明亮來書

硃　可惡之極

仍令向在大山岔防堵有節次書信可據臣等隨詰以你既知不便拘泥明亮指示後來趕往斜峪關何以賊匪西奔時復行在彼稽留據供賊蹤無定設我不遵指示倘賊北竄皆我之罪後聞賊過於向西勢不能竄出北面峪口始行起程又明亮所派之富成馬兆瑞永保因何撤赴他處以致無人堵禦一節訊據永保供稱富成馬兆瑞原係我

與慶成派令追賊由子午峪入山後經明亮撥派
富成赴鎮安馬兆瑞赴商州我以兩處無賊毋庸
前往令其專辦分股賊匪並非明亮派定追賊我
復撤往別處又問永保在華陽山打仗究竟如何
敢退及奏摺內何敢以
聖諭寵統告誡藉詞狡辯據永保自認華陽山打仗官兵
雖未退走究亦得利就是我的不是摺內寵統二
字因前奉
諭旨祇申飭軍營大員不和未蒙
指明永保不敢遽行承認所以如此聲說我實不通漢文

措詞失當後悔無及等語至永保進兵託詞躲避總未與明亮夾擊一節最為案內緊要關鍵復向永保詳細盤詰據供明亮奏稱要彼此夾擊但我在華陽打仗明亮次日始來我追賊至子午峪明

硃

亮又落後四日數月以來未見明亮截住賊頭緊

何消說

追賊尾故無從與之夾擊情願與明亮對質且閱明亮咨送摺稿所奏打仗殺賊情形聲敘確鑿拔出民人係交隨營知府趙洵審訊未見錄供稟報我因令知府朱勳札詢據趙洵覆稱參贊追賊不遺餘力無奈賊匪連夜遁走為日既久不能不一

奏塞責任情鋪敘所稱在龍駒寨欒川收護關三
次打仗殺賊俱屬烏有救出被擄百姓亦屬子虛
並據我差往明亮軍營探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
自五月至八月止明參贊一路七月內在紅花寺
地方前隊鄉勇殺賊四名八月內在獅子坪地方
硃
鄉勇殺賊二十餘名官兵未與賊打過一仗亦未
見過賊匪等情再如近日明亮奏在甘省殺賊一
千名同日接鳳縣都司稟報殺賊一百餘名只求
察核其明亮一路糧員知府趙洵等亦求傳來訊
硃
問臣等詰以明亮如果捏報打仗自有應得之罪是

但你接到趙洵六月二十七日信得有証據因何
狥庇不參你既隱匿不奏又將一切摺稿書信粘（是）
籤收藏並密差張起鳳跟隨明亮軍營探聽稟報
明是與明亮不和特意存留各項字據豫備攻訐
以報私怨全不以
國事為重祇圖傾陷是何居心據供我接閱趙洵來札
尚恐不實不敢遽奏八月底探信外委張起鳳回
營面詢始知詳悉彼時因屢奉
諭旨申飭不和又不敢冒昧劾參自佔地步這是我糊塗
拘泥百喙難分只求從重治罪至於存留字據實

因軍營匆促之際凡有關係公事者悉係存案備
查並非豫存攻訐之意臣等反覆究詰將永保呈
送親供並各項字據一併封呈
御覽伏查永保呈出明亮清字漢字各札似非揑飾詢之
知府宋勳據稱實有趙洵書信敘述明亮一路情
形外委張起鳳所供亦均與永保供詞符合但趙
洵書信係永保密令宋勳作為已意密札詢問藉
以鈎致字據張起鳳即係永保私自派往之人難
保不隨同附和且永保與明亮積成嫌隙今已革
職拏問恐獲重罪是以盡情攻發歸罪於明亮一

人察其堅執情形誠如
聖諭所云自知罪重欲與明亮同死總須質証明確方可
折强辯而成信讞臣等即日帶兵進山勦賊不能
逐處調取人証等候齊全質訊而永保畏罪情急
亦不便帶往軍營致有疎虞現已將永保發交司
監收禁應否解交松筠覆訊定擬之處伏候
訓示至明亮勦辦賊匪日久無功若永保所供果確是其
欺飾之罪尤非虛報功級可比相應據實叅奏請
旨辦理再慶成前在漢中一帶勦賊曾經知會松筠就近
拏訊茲據松筠札稱慶成亦至甘境勦賊相距較

近已咨調慶成前來其所帶之兵即交綸布春管

理應令松筠訊問供詞自行具奏謹

奏

嘉慶四年十月初四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據那彥成等奏審訊永保供詞一摺前因永保奏在

大山岔駐劄係接到明亮來札令其在彼督兵守禦而

明亮復以永保在大山岔逗遛一月參奏是以諭令那

彥成松筠先向永保追出明亮原札查對日月分別核

辦今據那彥成等審訊永保供詞並將明亮清字書札

及一切信稿書稟進呈朕詳加批覽明亮書內雖未指

令永保在大山岔駐守亦有或在彼督辦之語然其事
即使屬實永保株守之罪自在而明亮亦不過欲傾陷
永保設此詭計尚非明亮重大罪案茲永保供內有數
月以來未見明亮截住賊頭又趙洵供朱勳信內稱無
奈賊匪連夜遁走爲日已久不能不一奏塞責任情舖
敘其所稱在龍駒寨欒莊牧護關三次打仗殺賊俱屬
烏有救出被擄百姓亦屬子虛並據差往明亮軍營探
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自五月至八月祇有鄉勇殺賊
四名官兵未與賊打過一仗亦未見過賊匪等情閱之
不勝駭異軍營積習於奏報打仗情形每多粉飾經朕

飭次嚴飭方冀伊等稍知儆懼乃明亮奏報各摺竟敢

肆行虛誕迥出意想之外不料明亮喪盡天良一至於

此朕於軍營奏摺無不隨時指示明亮自五月至八月

奏報殺賊情形已有多次雖當盛暑之時朕必詳細批

示詎知伊一味憑空揑造毫無影響則朕彼時批示徒

勞詞費語其中訓勵之語不一而足竟毫不足以動其

心是其遲悞軍機傾陷永保在伊尚屬輕罪而有心欺

罔負恩昧良可恨可惡現在那彥成帶兵辦賊而台布

亦皆同堵剿難以兼顧此案著專交松筠並傳集知府

朱勳趙洵外委張起鳳將所禀明亮欺飾各情節一一

指實與明亮對質使之無從抵賴並將永保呈出明亮書札令明亮當面質認勿任支飾又閱永保供內有永保密差外委張起鳳跟隨明亮營盤探信被明亮查獲喝問有你不實說可以殺你之語是明亮竟入白蓮教矣此一節亦著松筠嚴訊又前據胡齊崙呈出餽送賬內明亮得過銀六千三百餘兩彼時因明亮尚在帶兵追勦張漢潮望其即行擒獲是以留中未發今明亮已革職拏問著將此單發交松筠一併嚴訊歸案計贓定擬至松筠所奏訊問慶成供詞據供屢次勦捕雖有斬獲因爲數無多無顏具奏雖不成話但慶成未敢公然

謊報在何處打仗殺賊若干較之明亮所奏全係虛詞者有間且慶成舊傷未愈尚能騎馬帶兵追勦其罪猶有一綫可寬前此松筠奏貽悞軍務之罪慶成較明亮爲次朕意不甚以爲然今據奏訊情節慶成之罪止於未能趕上賊匪尚無別項狡飾之處與松筠前奏所論適合松筠惟當將明亮永保慶成等罪狀核其輕重分別定擬務期情眞罪當明亮永保慶成等俱係領兵大員將來核其情罪其不至死者尚可如富成之例留於軍營卽應行發遣亦可由該處發遣其罪當斬絞必應辦理者若卽在該處正法恐賊匪等見帶兵大員不能

獲賊轉被刑誅未免心存輕視且大員獲罪當令大學士九卿會鞫定案即在京正法軍營中聞之亦必各知警惕著松筠於定擬後擇其罪重者奏明候旨派員解京將那彥成審訊永保供單並書札呈稟各件俱著發交松筠閱看

嘉慶四年十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明亮等奏殲斃首逆張漢潮並生擒首逆李潮連日痛勦賊匪情形一摺覽奏欣慰敬叩

天恩此次明亮探知張漢潮一股竄至張家坪地方當即趕往正值綸布春與賊匪對敵喫緊之際明亮與璧等

等兩路官兵齊至並恒瑞所派千總張敬翥所領之兵
勇合力進擊殲斃賊匪二百餘名守備楊正明擒獲首
逆李潮並於殲斃賊匪內搜出張漢潮屍身實屬不傷
身死已明降諭旨將綸布春楊正明富蘭張敬翥分別
加恩並將圍剿張漢潮一路兵丁賞給一月錢糧矣張
漢潮一股往來陝境弃竄日久以至四川甘肅及楚豫
等省俱為牽綴今首惡已除不特陝省即可肅清即楚
豫甘肅益臻寧謐並可騰出勝兵合力專辦平利等處
及川省各股賊匪可期迅速蕆功此股賊匪向聞張漢
潮為首今訊明李潮始知張漢潮素不管事而李潮竟

爲起事首犯此次一併拏獲更爲可慰但據李潮供稱
情願寄信白號匪徒令其投出明亮已將該犯解赴那
彥成軍營李潮既係白號爲首之人令其招出餘黨其
計似屬可行但那彥成祇當將該犯親筆書信記號書
妥幹兵丁或即於現在獲匪中無關緊要之人賫赴白
號賊夥妥爲招致斷不可令李潮自行前往以致潛逃
不返轉留餘孽如李潮不過藉此冀延殘喘或即寫信
往招而白號賊匪並不聽從於事無益即當將李潮凌
遲示衆若果有成效白號賊匪相率投出則李潮或可
免其一死彼時那彥成再行請旨定奪此時盛京官兵

業已到齊其吉林官兵著那彥成作速催令來營再加以明亮原帶之兵那彥成一路共有勝兵一萬數千軍威已屬壯盛朕度量該處情形那彥成台布自應赴紫陽洵陽平利一帶督同王文雄柯藩慶溥與德楞泰分股截擊將辛聰張添倫等全數殲擒但軍情難以遙度那彥成等總當隨時確探賊蹤何處緊要即赴何處剿辦至張漢潮李潮雖已殲擒其跟隨餘黨及分出小股尚在陝境即如從前陝省殲斃齊王氏川省擒獲王三槐至今尚有齊家營名號及王三槐餘匪蔓延未淨那彥成察所稔知今乘此兵威勝勢必當將餘孽搜除淨

蓋以清此股餘匪即遲往平利一帶數日未為不可再平利等處賊匪如那彥成台布果能速即殲除自屬伊二人之功若賊知張漢潮業經殲斃不能復施牽掣官兵詭計又聞那彥成統領大兵前往自知不能抵敵竄往川境彼時台布自應在陝境督率防堵或同省城辦理地方事務那彥成係屬欽差非陝省守土之臣可比即應統兵前赴四川幫同額勒登保勦賊再明亮節次所奏在龍駒寨欒莊收穫鬭打仗情形全係憑空揑造並無其事此次張漢潮等安知非綸布春等殲擒報知明亮而明亮或在數百里外擬為已功入奏亦未可定

茲將明亮等原摺發交那彥成閱看著那彥成按照摺內情形將明亮興肇是否親身殺賊抑並未在彼督戰僅據他人稟報入奏之處據實具奏即使明亮果係親臨行陣將張漢潮李潮殲擒亦由朕特派那彥成前往督辦不敢再似從前之玩寇自便且聞那彥成已由西安入山明亮恐其到彼成功是以上緊截剿獲此兇渠是那彥成雖未經臨行陣而先聲奪人故能得此捷音也

謹案嘉慶四年十月初九日奏內

奏查永保在華陽山打仗情形臣面詢馬兆瑞彼時永

保帶兵在後並未被圍住經馬兆瑞救出明亮於次日始到亦並未坐視不救與永保供詞尙屬相符謹

奏奏

硃批覽

嘉慶四年十月初九日

奏臣欽奉

諭旨查明覆奏事竊查明亮恒瑞興肇等前在甘境剿辦張漢潮賊匪奏稱分兵三路圍住大山不能再稍顯戮何以又復潛逃東竄若前次實未圍住則伊

等揑奏邀功之罪無可解免若已兜圍嚴密則何路逸出卽係何人堵截不力縱賊他竄臣已一面飛調在該處勦賊之將弁並換回隨營糧員細詢實情一面飭查成縣鳳縣各地方官令其據實稟報仍咨明松筠將明亮恒瑞與賊打仗情形就近確查臣帶兵前進卽日會晤伊等再行面詰如此逐處稽考無難水落石出所有上年明亮在青羊峽追賊逗遛本年恒瑞並不窮追藍號賊匪輒回陝境兩事俱屬有心玩愒一俟查詢明確卽據實參奏永保慶成前在楚省提用軍需得受餽送款

項燊燊以帶兵大員營私骫法實堪駭異慶成經
松筠拏問業已解赴漢中其家人劉五兒自已一
併隨往永保尚在西安監禁已咨會松筠令將永
保由大路提解至漢中一併歸案審辦至明亮恒
瑞俱有染指之事恒瑞係臣妻父亦經得受餽遺
不勝愧恨臣惟當秉公持正徹底清查且軍營耳
目衆多亦非一人所能掩飾不敢瞻顧親情自蹈
徇庇之咎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月十四日廷寄內奉

上諭明亮興肇慶成永保已先後降旨交松筠秉公詳擬具奏惟恒瑞前次捨匪號之賊竄回陝省協剿張漢潮棄瑕成之近功追未定之遠賊顯有趨避情事那彥成務當切實查詢並將得受餽送之處留心訪察一得確據即從實參奏候朕核辦想那彥成斷不肯有心瞻徇也

嘉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為遵

旨查奏事前奉

諭旨交臣那彥成與松筠查訊明亮等前奏三路圍住張

漢潮一摺所奏情節如係虛言竟將明亮恒瑞與肇三人奏明革職拏問並查明賊匪竄逸處所係何人堵截之路亦即革職拏問又恒瑞並不窮追藍號賊匪一事亦交 臣那彥成與松筠查明叅奏各等因 臣那彥成與 臣台布同在軍營自應會同查辦 臣等傳到跟隨明亮打仗之千總吳浩把總王登科隨營糧員張約及隨恒瑞打仗之都司海進龍守備薛國相隔別詢問據稱彼所派三路官兵係屬堵截追勦並非嚴密兜圍殺賊數目亦屬增多其所逃野雞溝達家莊打仗情形核對明亮等前奏大端尚屬符

合但吳浩等係屬明亮恒瑞軍營員弁所言恐有
迴護不足為據應聽松筠確切覆查辦理至賊匪
由大山陡巖竄下係從三渡水地方逃出並非明
亮恒瑞興肇三人堵截之路訊之明亮供亦相符
惟據明亮稱三渡水距曬經寺十餘里聞曬經寺
地方有甘肅官兵駐守應請
勅下松筠就近查明具奏又恒瑞並不窮追藍號賊匪輒
回陝省一節據松筠札稱係該督移咨令恒瑞回
陝現有咨文可據惟恒瑞前在湖北曾經得受餽
送到陝西後難保無此等情弊且屢成現已供認

恐恒瑞在陝亦必有收受賞需之事臣等一面嚴
加訪察一面移咨松筠嚴查得有實據即行參奏
辦理臣那彥成受
恩深重斷不敢瞻徇親情自取重戾並將詢問千總吳浩
等情節另錄進
呈松筠送到咨恒瑞原稿一併封呈
御覽再臣等到關口軍營傳
旨將明亮與聲革職拏問俟前抵漢中境內即解交松筠
與永保質對其明亮上年在青羊驛逗遛一節亦
移咨松筠確訊至殲斃張漢潮係本月初三日綸

布春帶兵追擊明亮興肇兩路官兵尚非遠在數百里外攙功入奏是日張漢潮已被鄉勇臨陣戳死初四日辰刻經湖南官兵搜獲屍身割取首級呈驗詢之各將弁所言均屬相符至賊目李潮奸狡異常所供情願往招餘黨不過藉延殘喘於事無益已遵

旨將該犯在鎮安縣凌遲示衆謹

奏

嘉慶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那彥成覆奏查明明亮恒瑞前奏三路官兵圍住張

漢潮一摺多有不實及恒瑞在陜有無收受賞需銀兩

已另降旨俱交松筠確查辦理至恒瑞並不窮追藍號

賊匪係接松筠知會令其回陜此松筠調度失當尚非

恒瑞之咎也又賊目李潮招出餘黨之語不過藉延殘

喘現將該犯凌遲示衆自當如此辦理

探訪賊情 附議立堅壁清野法　議築石堡

嘉慶四年九月初六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沿途探訪賊情酌籌辦理事竊臣等奉

命赴陝經過直隸山西途次每見地方官吏並曾至軍營之弁兵及家人隸役等隨時詢訪又接據陝西西安府商州藍田等處稟報互相印証雖傳聞之詞未必盡確然大概情形總由於將惰兵疲稽延時日自賊匪入陝以來各路帶兵之人有遇賊遠避擇地遠駐者有遙躡賊蹤者有彼此觀望不相救應者間或遇賊思奮而冒昧失利一蹶不振兵氣

硃

愈形餒怯且聞道路傳言四月至七月我兵總未可

但與賊接仗若此言果確則伊等節次奏報純構虛

硃

詞即所稱賊勢業已窮蹙之語恐亦未可盡信是臣

硃

那彥成到軍營後與臣台布力加振作密訪嚴查勉之

若再有失悞軍機情真罪當者大員則嚴參治罪

將弁以下一面奏

聞一面以軍法從事臣原不敢少年任性遇事苛求然軍

紀不嚴終恐不能集事即或張漢潮易於撲滅而

軍營怠玩積習藉此大加整頓於

國家兵制亦不無少裨區區下悃自荷

聖明洞鑒至於用兵之道先爲不可勝而後可以勝人現在軍營事務正兩相反即如賊匪隨地掠食又行南山一帶寄籍楚人貌爲良民暗爲賊接濟糧食尙不止如明亮前奏僧道通信之事而我兵糧運往往不繼枵腹奔馳勢難振奮又賊匪路徑甚熟馬匹甚多逃竄極爲迅速我兵馬隊甚少步行勞頓即偵知賊匪蹤跡趕到早已遠颺來往尾隨愈形疲乏躡蹤者旣不能緊追守卡者賊來輒散戰守如此令人實深憤恨臣等查賊匪最畏馬隊又畏鉛箭昨接吳熊光來札已奏明令

盛京官兵赴陝其吉林官兵應請
勅下帶官兵員催令迅速前來軍營得此勁兵自可一鼓
集事至現在陝西各路兵丁疲病無用徒費糧餉
自應大加裁撤查黑龍江官兵一千名早經調齊
軍裝盤費又仰蒙
硃
賞給另有旨可否即令赴陝協辦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臣等仰荷
委任恩慈督勦賊匪實不敢稍涉張皇而審察賊勢兵情
倘再因循日後更難籌辦現聞賊匪已經西竄臣
等到西安後將糧運章程趕緊籌畫一俟

盛京兵頭二起到來即行統領前赴漢中進勦再官兵
乘騎馬匹最關緊要一兵例有三馬方可隨時更
换近日出征兵丁多願照例折價馬匹每至不足
前臣等經過山西時曾面告伯麟以山西距歸化
城甚近辦馬較易酌令再行辦馬一千匹應請
勅下伯麟即行辦齊解陝俾官兵有此健馬馳驟殺賊於
軍務實有裨益謹
奏
嘉慶四年九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那彥成等奏沿途探訪賊情酌籌辦理一摺覽奏俱

悉其所論陝省帶兵各員或遇賊遠避遙躡並有觀望不相救應自賊失利兵氣愈形餒怯各事自係實在情形至稱道路傳言四月至七月官兵總未與賊接仗一節若果如此則陝省帶兵各員較之勒保之安坐達州俟各鎮營齊報齊集始行彙奏一次者情罪尤重蓋勒保所奏尚係各營實有打仗之事不過奏報遲貲而陝省各員竟在營坐守四月之久並不與賊接仗伊等節次所奏在某處截剿殺賊若干之處其地名賊數全係虛捏是伊等畏葸之罪尚小而欺飾之罪甚大不獨永保慶成業已革職拏問即明亮在陝剿賊爲日更久亦

當一律治罪但道路之言傳聞異詞未可即為確據那彥成等到軍營後務須密加察訪如明亮節次打仗尚無捏飾祇係多報功級尚屬軍營陋習倘所報全係子虛殊出情理之外即當一併據實嚴參治罪至摺內所稱到軍營後力加振作如有失悞軍機情事罪當者大員則嚴參治罪將弁以下一面奏聞一面以軍法從事等語軍營疲玩積習自當力為整頓以期壁壘一新若兵丁等有干犯紀律者即應即時懲辦至將弁以下如有玩悞之員必當按其情罪確加詳核方可置之重典即如永保之有心延玩避賊先經朕看出又據軍營大

硃　罪猶可恕

硃　候旨施行

臣等參奏已屬確鑿何難即時辦理而朕猶必交那彥成松筠等審擬具奏以期核實又如已革之將軍富成下及已革遊擊尤漢玉俱因剿賊不力拏問治罪審明役因有一綫可原亦未予以重辟此朕於整飭軍紀之中仍寓明愼欽恤之意那彥成入值內廷自當仰體朕

硃　況本朝　從無有　事況

懷愼重辦理即經略大臣亦不可存先斬後奏之見在

欽差乎

那彥成實心任事諒不致任性苛求然人命至重萬一罪狀未確稍有錯悞所關非細此正朕愛惜那彥成處那彥成惟當倍加詳愼如查有實係失悞軍機者即微末弁員俱應按律定擬具奏候旨遵行不過稍遲數日

硃——皇可自行斟酌

正法有何不可即至請調黑龍江兵丁一節現在盛京官兵二千已全數赴陝吉林兵一千名亦已於九月二十日進山海關計日即可全抵陝省軍營以上生力勁兵已有三千合之所調撒拉爾回兵一千為數已屬不少其黑龍江之兵昨經降旨暫行停調而張漢潮一股已日就窮蹙自無需再調多兵茲據那彥成稱陝西各路兵丁疲病無用應大加裁撤但此項疲兵究竟應裁若干那彥成到彼後詳察情形如必須添調黑龍江官兵即速行奏請調派若可以不必則已該處道路遙遠調集亦殊不易也再官兵乘騎馬匹原不必拘一兵三

馬之例節次所降諭旨甚明昨又諭令松筠知會故有
此奏今那彥成已面告伯麟令其再備馬一千匹此時
諒已調齊解送軍營添此馬力自更得用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奏臣前奏內稱如有失悞軍機者將弁以下一面奏
聞一面軍法從事之語欽奉
諭旨訓誡跪誦之下感悚難名竊臣仰蒙
聖恩委以軍旅重任自維識淺年輕惟恐上負
恩遇兢惕時深到陝時因軍營積習疲玩
奏明請以軍法懲治祇係欲將弁聞之豫知儆惕之意

伏

仰臣亦惟願不劾一人而軍事速竣況

聖明在上大小臣工兢兢奉法臣仰受

聖諭諄切曲賜成全感激涕零悚惶倍切臣惟有欽遵

訓諭遇事倍加詳慎以仰副

聖主恩加教誨至意謹

奏奉

硃批覽

謹案嘉慶四年十月初四日廷寄內奉

上諭那彥成覆奏惟願不劾一人而軍事速竣所見非是

將弁人衆勇怯不齊若概事姑容豈能肅軍紀而勵戎

行但當奏聞核辦耳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為酌籌佈置情形事竊照堅壁清野之法仰蒙

慈諭諄諄飭令實力妥辦臣那彥成臣台布一路行走早

晚熟商並於路過直隸山西接見州縣時作為閒

談留心採訪到陝後復又面詢在省司道各官互

相印證地勢夷險不同村堡大小不一居民多寡

不等現任州縣中大半才具拘泥未能明曉求其

以

國事為重認真出力者十無二三伏思用兵之道全在

移步換形而欲堅勇往之心尤貴紓兼顧之念臣
那彥成 臣 台布詳察地勢近年逆匪竄擾處所總
在商州雒南鎮安山陽商南盩厔郿鄠藍田五郎
孝義各廳州縣境內幅幀遼濶賊匪視為熟逕必
得處處防守適合歸入大路方可得手檢閱輿圖
鄠縣盩厔寶雞鳳縣留壩沔縣寧羌俱在省城迤
西向南城固洋縣興安平利白河商南雒南又在
漢中迤東向北內惟五郎為適中扼要之地該處
山口叢襍路徑分歧一經堵截賊匪卽不能來往
自如亟應安營為總堵查有西安府知府朱勳人頗

能幹　臣　等檄令前往五郎督率居民築堡墻以爲四面拒守之計又思墻堡興作未竣賊匪設又狼奔豕突不有官兵董率彈壓無以堅士民固守之志現在遊擊海洪阿帶兵一千駐劄五郎附近不過探聽信息無關緊要應於此內撥出五百名交與該府朱勳帶領前往趕緊築完免致疎縱其餘各州縣遴委丞倅佐襍分投激勸曉諭倘屬易辦至於陝省賊匪情形所以一股之中又分四股者名爲牽綴官兵實則賊目彼此不合因而各自分散其故由於張漢潮祇有步行銷子八百餘賊

後來附和各匪搶行騾馬乘隊先行所到之處糧
石錢物搶劫一空迨至張逆步賊到彼往往一無
所得以此魑魅魍魎各具心腸今臣等再四籌酌
三小股騎馬賊匪勢最猖獗現帶馬隊官兵俺腦
躡擊儘足制其死命其張漢潮大股步賊總向崎
嶇處所奔竄較馬賊尤難勦辦惟有挑選壯健步
兵便於扒山越嶺探踪迎勦庶可按名殄滅次第
蕭清以上酌籌布置情形敬謹縷陳仰求
訓誨抑臣等更有請者賊匪伎倆祇係善於竄逃若仍舊
沿路尾追疲乏之兵力是復蹈從前帶兵各員故轍

今臣等擬於經過南山地方將賊匪常走之老林
樹木順道砍伐堆塞緊要口隘多備硫磺焇硝探
聞賊踪在山屯聚之時揀選趫捷兵勇黑夜縱火
焚燒務使不留一賊似亦救弊偏方謹
奏
容妥議案此奏所奉
論旨內有密件不敢載入所請恐蒙
俞允後數載經畧勒公保用堅壁清野之法肅清三省教
匪由 先公創議於前也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為恭報入山剿賊日期事竊臣等於九月十八日行

抵西安連日籌辦馬匹軍火等事漸已就緒並研

訊永保供詞另摺具

奏現在察探賊情據鳳縣都司王萬年稟報張漢潮正

股賊匪竄至三尖山又據王文勇及留壩廳寶雞

硃批：可見明亮所奏全虛

縣稟報十七日張逆率領千餘人竄出草灘溝十

九日由草涼驛竄入大峰溝二十日竄至桑園壩

二十一日竄入留壩山南江口一帶恒瑞等已各

帶官兵追剿又據富成及五郎通判鎮安縣稟報

探得張漢潮分股賊匪十一日竄至紙房溝十五

日至小仁河騎馬者祇三十餘人步賊一千七百
餘人十八日由鎮安縣之甘柞河竄入五郎之東
腰竹溝二十日富成帶領兵勇追至石泉溝擊賊
一百八十餘名生擒六十餘名除訊明被脅之徐
洪松等二十二名外餘交鎮安縣嚴訊各等情臣
等伏查張漢潮正股賊匪一千餘人自甘境折回
棧道東竄恒瑞等帶兵追剿至留壩高橋鋪地方
其從前分股步賊一千七百餘人本未同張漢潮
竄往甘境月來在鎮安滋擾近又向西竄至五郎
界內富成率領兵勇追剿此兩路官兵均在賊後

硃

硃　又落後又撥識其難倘可想乎

尾追明亮從寶雞沿南山一帶至大峪自北面向南兜截疲病兵丁落後未經趕到者約有一千餘名兵力亦不甚厚臣等察看賊匪情形張漢潮兩股賊匪勢將復合果能合夥一處自可聚而殲洗但恐其既合復分東西奔竄牽綴官兵轉難兼顧而臣等到陝已經一旬日夜焦急不能再行等候官兵於本月二十九日起程從大峪口入山由孝義五郎一帶相機勦辦現在無兵可帶頭起

盛京兵丁一兩日方可趕到別路官兵相距較遠撥探赴明亮軍營即帶明亮一路兵丁進勦再查五郎

孝義鎮安山陽等處東至商雒西至棧道北至鄠郿藍田盩厔一帶跬步皆山歧路中又有歧路匪徒恃此地利遂爲逋逃淵藪數年來川楚教匪往來奔竄到處蹂躪情形實爲可憫其中雖有十餘處要路勢不能逐處留兵防守祇有築堡挖壕一法實爲制賊安民上策前松筠已遵

旨通飭各屬定立章程而地方官奉行不力南山一帶要地現尚因循未辦 臣等詳加商酌另定條欵先自五郎商州兩處辦起要爲曉諭務順民情並令各按地勢及舊有村寨或壘石墻或築土堡或豎木

城悉聽其便其洋縣一帶就近由松鈞飭令地方
官妥辦查有西安府知府朱勳熟悉地利民情即
硃
勉之
令該員總司其事此事若辦有成效賊匪無食可
掠無地可息勢必餓困就斃且川陝境上賊匪亦
聞風不敢闌入各堡互相保聚匪徒亦有稽查如
商南邪匪勾結之事皆不能竊發似可盡絕根株
且此時以撫䘏之費酌給貧民小戶爲遷移修築
之資較之逐戶撫䘏轉可節省於事亦歸核實再
明亮在南山一帶往來多次地理情形較熟臣等
現在採赴明亮軍營凡道路夷險賊匪出沒處所

先須向明亮詢問以便布置伊人本屬率知臣等
（硃：何必）
業經參奏恐其心緒忙亂不能將一切情形詳悉
告知轉覺於事無益是以臣等暫緩宣露恭候
命下再將永保所供逐一研訊謹
奏

嘉慶四年十月初四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據那彥成等奏報入山剿賊日期摺內稱張逆率領
千餘人由草灘溝竄入留壩山南江口一帶其分股賊
匪尚有一千七百餘人西竄五郎界內前次官兵俱在
賊後尾追可見明亮節次所奏全屬伊帶兵既已落後

又敢安然坐轎任意謊報其罪尚可恕乎那彥成在西
安已有何日聞知賊匪往來奔竄急欲往剿但兵力未
齊亦不可稍涉冒昧輕進此時明亮已經革職拏問所
有明亮原帶之兵著交那彥成管領其帶兵將弁等亦
著酌量分派盛京兵現已陸續抵陝吉林兵日內亦由
京起程計日可到那彥成惟當鼓勵將弁乘官兵新到
銳氣將張漢潮一股上緊殲除再將平利紫陽一帶賊
匪悉數廓清至所稱築堡挖壕雖亦制賊安民之法但
賊匪狂奔肆突即峻嶺廣川亦捨命偷越豈區區壕塹
所能限制乎此在地方官豫爲防備則可而領兵之人

總以勦爲首務不可分心及此

陳核兵糈

嘉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敬陳軍營冒糧積弊設法祛除核實辦理事竊教匪滋事以來動用錢糧至八千餘萬兩事閱四年迄未掃除若非地方官貪圖辦理軍需裕橐肥已帶兵各員藉此希圖沾潤何至若此其難 臣 朝夕籌酌欲求除弊先杜弊源欲杜弊源先清弊藪伏查向來官兵支領鹽菜口糧俱由辦理營伍處造冊行知糧道照數支給不肖官吏無由冒銷立法本爲盡善無如此次追捕教匪逐日移營糧臺亦

無定所往往倉卒分兵因造冊不及辦糧文員不得官兵實數而又不能不即時給發以致冒領諸弊叢生臣
台布前在西路軍營見由京派往各官於肅州出口時俱計算程途給發糧單以便沿途應付是以拓定新疆後官兵來往從無冒濫等弊因再四熟商莫若仿照此法刊刻糧單即派出鎮將等官及兵丁數目於調派時即於單內註明催其持往糧臺各按應得分例支給現在餘匪肆竄分撥官兵追勦有閱一二日或一二百里即與臣等會合者應令按照路程日期豫支裹帶將來仍

按日期扣算有無長支短領接續發給該領將弁亦各將支領數目出具印領交存糧臺收執查對如此立定章程不特官兵無從冒銷節省糜費實爲不少臣那彥成向未經歷此事前在西安省城時據副都統札克塔爾留心訪詢而告始知向來弊端多由於此因思設法妥辦於軍務大有裨益

謹

奏

諭案嘉慶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廷寄內奉

上諭據那彥成台布奏請從前西路軍營章程給發官兵

糧單沿途應付以杜糧員冒濫等弊此事前既行之有效自可仿照辦理總期兵皆足食糧不虛糜方為妥善

嘉慶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臣那彥成奏

命督兵勦賊於應支鹽菜口糧分例外一切日用不無需費之處查臣那彥成每年應支尚書俸銀三百六十兩都統俸廉六百兩仰懇

聖恩賞借五年俸廉共銀四千八百兩就近支領再行按年扣還如蒙

俞允臣得藉資用度感戴

恩慈實無紀極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廷寄內奉

上諭那彥成奏請借支尚書都統廉俸五年共四千八百兩那彥成現在督兵剿賊自不無需費之處所有應得尚書都統廉俸伊家中寡母妻子資以養贍竟無庸借支著加恩另行賞給那彥成銀六千兩爲賞兵等項之用可於陝省藩庫照數支領不必入軍需項下開銷

嘉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此次教匪滋事皆係內地亂民非若從前之新疆回

部及金川緬甸安南廓爾喀等處或係邊外大部落或
係外藩與國其領兵之人亦係彼處大頭目臨陣打仗
時即互行殺傷尚屬行軍常事今此等教匪不過么麽
草竊之徒凡茲鄉勇皆係良民因與莠民打仗致有傷
亡已覺可憫即綠營兵丁亦係良民充伍豈可任其傷
硃
自乃祖乃父以來
硃
殺若我八旗及盛京吉林黑龍江兵最爲勁旅倘因失
可惜之至
利致爲奸民所戕尤爲不值何況帶兵官員爲國宣力
硃
致被戕害甚至如惠倫安祿皆屬五等之封亦因勦此
朕每思及此五內含悲
奸民歿於行陣更爲萬分不值且惠倫安祿二人伊父
奎林海蘭察均係宿將著有威名爲中外所指目今伊

二人以輕進捐軀不但深堪軫惜言之卽爲墮淚並恐
教匪等因此啟其輕視之心甚至流傳外藩以名將之
子不能殲此匪徒而轉爲所害損傷威重尤有關係推
原其故總由滿洲及東三省官兵素性趫健勇於赴敵
而統兵大臣又調度不善往往零用派撥攙入綠營隊
中以致力分見單卽勁兵無所施其勇而轉致有輕身
三年以來
硃
陷陣之事實爲軍營通病著領勒登保及各路帶兵大
臣嗣後派兵剿賊總應將滿洲及東三省官兵自爲一
隊毋得零星派撥與綠營兵丁攙雜並進使投精兵勁
旅蓄養銳氣於應行奮擊時令其併力直前及鋒而用

則弓馬馳驟皆其所長以之勦此烏合亂民自必所向披靡何難一鼓集事各路帶兵大臣皆當一體遵照善用所長以收搏擊之效再前此軍營凡遇打仗時雖據奏報每次俱有斬獲但其所殲斃者不過被賊逼脅難民濫報邀功其真正賊何嘗能大加殲戮即云驗報首級而難民與正賊亦復何所區別與其玉石無分徒殘民命孰若於臨陣時廣為曉諭使之乘機來投相率就撫既可散其黨與亦不至枉戮難民俾經降旨至為明切該大臣等總未見妥為辦理以致賊匪仍前聚而不散何由克期蕆事即此時各股賊匪屢經官兵追勦勢

已潰散正當乘其窮竄將著名緊要賊目以次殲除於
年內將大局辦定乃額勒登保自本月初十日奏到德
楞泰自初七日奏到那彥成自初五日奏到後均未據
續有奏報而松筠審辦明亮永保等之案亦閱旬日未

硃
經奏到豈竟以朕未經催促仍復彼此因循不思上緊（陝省情形尤覺疲玩必欲激朕之怒又為不保之禍）
辦理耶

嘉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有人條陳陝省軍營運糧勦賊事宜四款其中如扼
險設伏勦除竄入江北餘匪及嚴守興漢通川各要隘
以遏賊匪逸入之路二條所稱山川道里擇要堵截之

處於陝省地勢尙爲熟悉似可採用其運糧招撫二條所言南山大察此時久已無存恐各州縣無從修葺爲存貯糧石之所至官兵追殺之後卽於打仗處所豎立招撫旗幟以便從賊中逃出者就近投誠亦恐賊匪假裝被裹難民混跡其中一時莫辨轉致墮其奸計於事未必有益著將此四條發交那彥成等閱看或可備採擇或事屬難行公同酌核具奏可也

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

布

奏前蒙

發下條奏運糧剿賊事宜四欵

命臣等公同酌核具奏臣等詳加閱看內開修葺古寨存貯運糧即在附近村莊採買運貯一欵查終南山內古寨久已無存臣等周歴山中並未見有遺址現築堡寨多在高山之巔據險保聚寨內居住老弱並無隙地可貯軍糧況官軍追賊初無定向安得有如許軍糧處處分運存貯至山中米麵甚少居民盡食包穀軍營供支糧石亦不能在附近村莊採買應毋庸議又豎旗招撫資遣難民回籍一欵奉

旨以臨陣招撫恐賊匪假裝難民混跡其中一時莫辨轉

致墮其奸計仰見

皇上洞燭情偽訓諭明切原奏所言斷不可行至逃出難

民及隨時擒獲者訊明後給與路票回籍久經如

此辦理亦毋庸再議又扼險設伏一欵據稱南山

一帶處處皆不山複坡歧途四出惟五郎至華陽

二百六十餘里兩山夾峙中有長溝一道左右無

路賊至五郎江口必倍道以奔華陽卡隘請於華

陽設一大營鄉勇潛伏夾溝山中迨追賊入山伏

勇齊起使其奔突無門所言山形地勢迥未符合

查終南萬山綿亘惟興漢大路濱江兩岸稍有平
敞其餘皆峻嶺高山路徑叢雜由五郎江口西南
有四五路可達華陽各路里數自三百一二十里
至三百七八十里不等途中所經地方如洵陽壩
五郎關兩河金水河毛坪三河口大河壩老荒溝
楊莊腰竹嶺四畝地焦溪秋田壩女兒壩九尺壩
姚窩子等處皆係四通八達之地每處又各有路
七八條是江口至華陽一帶道路不可勝計並非
左右全無路逕而且南達漢江大河如觀音河五
郎河金水西水楊莊河皆在此一帶地方溪澗不

下百餘支分派別處處俱有山溝亦非兩山夾峙之中祇有此溝一道此臣那彥成台布親身經歷察看地方形勢所有扼險設伏之處無從辦理應毋庸議又嚴守興漢通川要隘過賊入陝之路一欵據稱要隘地方西鄉三處平利三處各駐兵勇二三千名南鄭寧羌紫陽安康各一處各駐兵丁一二千名即可堵禦川賊斷無入陝之處查漢中興安南岸地方山嶺層疊與川省相連大嶺皆謂之界嶺通往路徑極多西鄉西南兩面皆與通江太平接壤西面石鼓溪注什集溪要隘七處北面

白楊關至大黃埡要隘十一處均係賊匪熟徑揹內揹出西鄉地方井漏甚多且所稱長嶺在九元關之北瓶渡塌在滾龍坡之北距川境僅有一百數十里尤非扼要總路不利有兩扇門洞箐口中茅埸二郎坪等處安康有茨蓬溝滄水河等處紫陽有土地嶺三州埡陡嘴子等處商鄭有門風樓花石梁官倉坪等處寧羌有石埡寨上馬碰等處俱係通川要隘在原揹內揹出地方之外其餘兩省犬牙相錯之地賊匪時時出沒經松鈞及德楞泰節次奏過地名並據王文雄柯藩慶溥文霈溫

承惠呈報賊竄處所不能悉數勢難各隘悉設重兵杜其入陝之路惟當飭令該提鎮道員等認眞截擊與川省官兵合剿若能截住事竣後即係伊等之功倘有蔓延亦惟伊等是問如此各有責成亦不必逐處留防徒分兵力所奏應毋庸議再從九品揭琮所奏清查教匪逆產暨逃亡無著之業事竣後分撥入伍鄉勇屯種奉

旨飭交查辦並令撥給難民以資生計查陝省賊匪俱係由川楚竄入多非本地著籍之人恐無應查之產至南山內居民多係搭蓋板房開山墾種包穀貲

產極爲貧游賊至間有逃亡賊過仍多復業亦少

撫著之產容俟辦理善後事宜時再會同額勒登

保松筠等詳查酌辦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廷寄內奉

上諭那彥成台布奏議駁揭琮各條一摺此等事惟在那

彥成等隨時酌辦並非必欲如條奏施行也

嘉慶五年正月初九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從來用兵之道不外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以天時而

論則惟冬春兩令最爲得力之時一交夏令則氣候蒸

熱秋令雨水較多雖精兵勁旅亦不能展其長技乃各
路統兵大員並未籌及輾轉遷延以致虛糜時日不知
天時其弊一也以地利而論則扼險控禦最爲要著川
陜等省雖深林密箐之處較多然必有要隘處所可操
一夫當關之勢而帶兵大員等並不能相度地利擇要
守險惟事跟蹤尾追東奔西逐轉將險要之地被賊佔
據任賊來往以致攻守兩難徒疲兵力不知地利其弊
二也以人和而論尤在將士同心無分畛域乃能收衆
志成城之效前此明亮永保等遇公事則彼此觀望於
私忿則互相傾軋似此猜嫌交搆人各一心將士豈能

用命卽現在之統兵大員如額勒登保那彥成松筠等亦皆各顧各路彼此不相知會以致此處餘匪未能勦盡而他處之賊又復乘間蔓延彼此各存私見甚至兩不相下互相推諉不能和衷其弊三也舍此三事惟有勦撫堵三策今所謂勦者惟知冒險深入在後尾追所謂堵者亦並不能扼要嚴防仍任賊匪乘虛奔突而所謂撫者屢經降旨明切諭示立有章程而投出者仍屬寥寥是其辦理總屬有名無實試思此等賊匪不過么麽蟻聚之徒一時被其煽惑相從爲匪亦何嘗有恩信相結豈有數萬之衆皆其死黨牢不可破之理總由伊

等曉諭之法未得其要又因係教匪即不加區別概行誅戮則匪黨自揣投出未必即能得生豈有自趨死路何怪聚而不散耶須知官兵勦賊原爲懲辦叛逆並非搜捕邪教如該匪等祗係愚民無知惑於修善求福之說私相誦述經卷並不敢妄有謀爲原可置之不論若有心叛逆自作不靖即本非教匪亦王法所必誅其賊匪中如果有能去逆效順歸命投誠者即實係從教之人亦皆當許其自新一體收恤斷不以其曾經入教又復究其旣往各路統兵大員自應將朕飭降諭旨剴切宣示俾賊匪夥黨咸思悔罪投出自必紛紛解散現在

額勒登保德楞泰兩路因向川東巴州開縣一帶追剿
後路空虛致賊匪竄入陝境松筠王文雄等又不能嚴
密堵禦而那彥成勦捕張逆餘匪惟知深入老林祇顧
東路以致賊匪擾及畧陽沔寧西鄉地界是目前兩省
大員內川省惟魁倫廣興陝省惟慶溥溫承惠尚無疏
虞之咎餘皆不得辭其責本應各治以應得之罪即將
伊等悉行更換國家亦不患無人今不即辦理已屬朕
格外從寬伊等務須知愧知懼同心協力無論經畧欽
差與將軍督撫皆係同辦國事惟當屏除私見悉心籌
辦以期於春令內尅日蕆功力圖自贖倘仍前觀望遷

延顧此失彼勒保明亮永保即前車之鑒毋謂教誡之不早也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卷一